

展示楠溪江地区风光的言情、武侠小说



陈瑞欢 著

风谷

中国文联出版社

(京) 新登字 172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风谷/陈瑞欢著.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5. 10
ISBN 7-5059-2245-9

I. 风… II. 陈… III. 故事-中国-当代 N.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5) 第 11206 号

风 谷

陈瑞欢 著

*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文物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7 印张 2 插页 143 千字

1995 年 8 月第 1 版 1995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 300 册

*

ISBN 7-5059-2245-9
I · 1616

定价: 7.80 元

阅永嘉山水 迎天下来客

——《风谷》序言

· 金建亚 ·

看罢陈瑞欢的《风谷》，似乎就游了一趟楠溪江的山水。

遥想一千五百多年前，谢灵运任永嘉太守时，履迹遍及楠溪江畔，他触景生情，写下了《石室山》、《登石门最高顶》和《登永嘉绿嶂山》等如许佳丽诗篇。六百年前，明代开国元勋、军师刘基到大若岩寻幽探胜，为永嘉郡祠题写对联。清澈甘美的楠溪江山水在历史上还培育了永嘉学派、永嘉四灵等一大批文人墨客。他们对楠溪江山水一往情深，无比感慨，吟咏赞叹。楠溪江清弯秀美，如诗如画，水秀、岩奇、瀑多、林古、滩林美、山水风光与田园情趣相融，是大地的骄儿，是南国的闺秀。凡是游览过楠溪江山水，乘过楠溪江竹筏的无不发自满心的赞誉：美哉！楠溪江。难怪光绪年代的《永嘉县志》就这样写道：“此郡山水闻于天下，天下之士行过是邦者莫不俯仰留连，吟咏不辍，以诒其胜。”

虽然楠溪江山水早有灵胜，山明水秀，奇岩罗列，但由于诸多原因，在世人面前，仅初露端倪。随着风景名胜区开发的日新月异，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的突飞猛进，秀丽的自然风光加上人工的点辍而锦上添花。楠溪江于1988年8月被国务院列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后，国内外游人到楠溪江游览的人逐年增多，他们领略这儿奇特佳丽的山水风韵，拾一颗圆滑清洁的鹅卵石，喝一口甘美的清泉……楠溪江各处风景点

上热闹起来了。如今，楠溪江畔游客似云，旅馆舒适，楠溪江上桥梁叠见，交通便捷，柏油、水泥公路宽阔平坦，车水马龙，穿梭奔驰……。山醉水欢竹筏漂，一片欢笑一路歌。游客心旷神怡！

楠溪古称“溪山邹鲁”，以耕读为业，读可入仕，耕以维生。因而地灵人杰，山水毓秀，人才辈出，文风鼎盛。在历史上，有的一村同朝就出“十八金带”（京官），有的一家就有“一门三代五进士”。楠溪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胜旧人，文风亦承先启后。林斤调、李文照编的名家散文集《初识楠溪江》出版了，陈继达主编的《楠溪江历代诗文选》出版了，文人学者林曦明、林冠夫、陈光中、陈惠方、朱则杰、濡锦夫……也都是从楠溪江畔走出来的，就是在楠溪江耕耘桃李的陈瑞欢同志，也不甘寂寞，弄文舞墨，一部传奇文学《风谷》也应运而生了，为楠溪江这卷山水画又添上了动人的一页。

赏赏风景，也读读与风景融为一体的小说书卷吧！读者，请你捎去楠溪江的一丝文风吧！

（金建亚，永嘉县人民政府县长助理兼楠溪江风景旅游管理局局长）

永嘉史实 光照后人

——陈瑞欢著《风谷》序言

陈 模

《风谷》是一部旅游写实文学，既是一部民间历史演义小说，又是一幅楠溪江风情民俗的真实画图，有很强的可读性。我相信，你会饶有兴味地读下去，一直把它读完。

我和作者陈瑞欢同志相识于1990年8月。其时，《中国校园文学》杂志在山东禹城办了讲习班，我作为该刊的顾问去讲课，我们促膝谈心，以后一直保持通信联系。他不仅热中于中学教育工作，还刻苦地笔耕不辍。这本书是他近五年来苦心创作的成果。

这本书的主体作品是《风谷》，写了清朝乾隆时期发生在永嘉县楠溪江畔长达五年的剿除恶僧恶徒的故事。恶僧张飞（后改名张菩提），原是福建莆田县的苦孩子。五岁丧父，七岁丧母，经过方丈至善禅师救助，到南少林寺削发为僧，练就一身武功，后来贪色嗜酒，屡犯清规，以致犯了杀戒。为了避免禅师的追捉，他流落到福州一带，依然不务正业，为非作歹，收罗一伙恶徒，来到永嘉县和尚山当了寨主，占山为王，打家劫舍，强奸妇女，无恶不作。他们腐朽的人生目的是：吃喝玩乐，及时行乐。因此引起永嘉县广大人民的痛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恨。

这部作品的可贵之处，也是它最大的特色是，作者有鲜明的爱憎和正义感。它不仅形象地揭露了张菩提一伙欺压人民的罪恶行径，而且以浓重的笔墨与色彩，描绘了永嘉人民为反抗邪恶，进行了持久的不屈不挠的斗争。从张菩提入永嘉县境起，几乎就出现了“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形势。他们来到沙头，租了卢岳的筏子，到了狮子岩，一脚把筏工扫入水中，用石头把竹筏砸了个粉碎。这个筏工从水里逃生，不顾人单力薄，紧紧尾随伺机报复。他联合他的外甥金旦和当地群众 50 多人，向张菩提一伙讨战。张菩提转移到岩头屿山背寺院，作为打家劫舍的据点，立刻遭到岩头大力士金雄、其爱妻李娜及群众的袭击，不得不逃进深山小楠溪，小若岩、石马岩、大若岩。张菩提贼伙不改本性，又干起奸淫妇女、败坏佛门、破坏风景的勾当，被当地的拳师及百余村民赶跑。最后，他们占据险要的和尚山立寨，温州知府官军进剿失败，终被民间小英雄刘飞鹏率领一群侠义青年所覆灭。

文学是人学，不论以什么体裁出现，它的本质是要写人的。这本书的作者在塑造人物上，也下了不少的功夫，张菩提、刘飞鹏、褚昭容等人物都写得比较突出。小说是人物性格发展的历史。张菩提从贫困的孤儿，苦练武功的小僧，一步步地堕落为打家劫舍、无恶不作的恶僧，有客观的历史的根源，也有他自身腐朽意识作祟的原因。作品告诉我们，当时是黑暗的封建主义社会，在没落、昏庸的清朝统治下，遍地是权贵阶级欺诈百姓、弱肉强食的局面，张菩提占山为王只是其中一个小小的插曲罢了。即使在旧社会、勤劳节俭、克己厚人，仍然是大多数劳动人民的品格。张菩提不知自爱、自

律，从懒惰、酗酒、贪色开始，逐渐陷入了仗势欺人、霸占民女、抢窃财物、立寨为王的深渊，最后落得万民痛恨、身败名裂的下场。与张菩提相反，刘鹏飞是一个正直勇敢、嫉恶如仇、少有大志的可爱的少年英雄。他受家庭和塾师的良好教育，听到张菩提占山为王，作恶多端，毅然上山与他格斗。他看到自己武艺不强，敌不过恶僧恶徒，不惜辞母离家，迢迢千里，投奔峨眉山白眉道人，苦学三年绝技，回乡率众终于剿灭和尚山的贼寇，保卫了家乡人的平安。他的不寻常的经历颇带传奇的色彩。加上他与貌美艺高、一身是胆的少女褚昭容、共同上山剿贼、喜结良缘，使刘飞鹏的性格更加丰满，侠义的气节更令人心回气荡了。

这本书的写作方法上也有一些可取之处。一是随着人物的行动，适时地描绘、介绍那里的山水风光和自然景观。张菩提一伙的所到之处，实际上都是楠溪江的重要景观，书中都作了精确而生动的描绘。对楠溪江作者是这样写的：

当飞快的竹筏驶到下日川时，溪门更为宽大，景色也就更为壮观。溪的一边绿草如茵，草间点缀着带露的水花；另一边则是绿竹成行，柳条直拂水面，似乎接受着涟漪的亲吻。

江水清静柔美。夕阳下，平静宽大的江面犹如一面大明镜，两岸青山绿树在这明镜中留下清晰明丽的倩影。竹筏一过波光粼粼，好像轻轻的舞带，更似轻柔无瑕的白练。这时，他们经不住清柔江水的诱惑，不约而同地伸手抱起溪水尽情地畅饮。

关于和尚山，作者写道：

刚上山，他们便有豁然开朗之感。

几个突兀而起的山峰，很有壮士的气魄……那山的形状

像和尚头，外面陡，上面平……手扶柴枝向下爬，向下滑，忽然下面是百丈悬崖。我们都停住了，有的扶柴枝，伸颈观望，两股颤颤，惊心触目……

二是随着不凡的景观，穿插着讲些民间传说或神话故事。例如，讲了水仙娘娘洞、和尚山、百丈瀑、白眉道人等等民间传说，风物故事，颇有神韵，令人爱读。

三是语言流畅，带有永嘉县、温州市的特点。如说“竹筏”、“舢舨舟”、“大耙”“屿山巔”……都是当地的叫法，还有一些本地的习惯语、歇后语，非本地人也能读得懂。

这本书的后半部，附了作者写的五个短篇小说、一篇纪实文学，写的都是当代永嘉县人民的生活，更多地写了年轻人、教师的婚恋风波，和他们剧变的感情世界。看起来，与《风谷》演义小说，没有什么关联，有的写得好一些，有的写得不够扎实、丰富，但也能反映温州地区人民的一部分精神生活，对于我们了解永嘉人的追求与向往，也是有好处的。

我热烈地祝贺《风谷》的出版，希望瑞欢同志今后写出更多的好作品。

1995年4月14日

(本文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原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市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现离休任顾问。)

目 录

序言	陈 模 (1)
----------	---------

中篇小说

风谷 (中篇)	(1)
---------------	-----

短篇小说

婚外情	(121)
-----------	-------

马 厚	(152)
-----------	-------

摸 鱼	(168)
-----------	-------

暧昧	(178)
----------	-------

山巅情	(190)
-----------	-------

当代纪实文学

蔬菜地	(203)
-----------	-------

风 谷

一、至善雪地救一飞

乾隆初年，福建莆田县。

风呼呼，雾腾腾，雪飘飘。大风席卷漫天雪，山灰暗，谷凄然。

山森森，坡茫茫。勉强辨认，那是山间一条小路，雪路上还有没有完全漫没的脚印。

一眼看见，那边雪路上走过来的是母子两人。母亲年约30多岁，脸瘦瘦，骨突突，走路踉踉跄跄。走不动了，依仗着一条棒柱摇晃了几下后艰难地立住，喘吁吁地呼出有气无力的白气。她的双脚瘫痪了似的，十分艰难地挪动了一下脚腿，额头渗出了冷汗，便对儿子哆哆嗦嗦地道：“孩子，我无法走动了，你走出这条山路，前面就是村庄。你见了人就哭就叫就求，人家问你，就说肚子饿了，受不了……。”

“娘，我们一起走！”儿子恳求。

“孩子，你去吧！你去吧！不快走，天黑了，走不动的。夜里在这山谷中，那就不好了。”

“不，娘，我扶你走！”

儿扶娘走了几步，娘猝然扑倒在地，爬不起来了。儿子

费力地喊，拼命地拉，然而无济于事。尽管一个劲儿地疾呼惊叫，只是一腔枉然喉咙。娘倒下去了，儿扑上去号啕大哭，尖惨的阵阵哀声，回荡整个山谷，震动那儿雪天雪地。块块的黑云化为纷纷扬扬的大雪，仿佛天塌下来的一般。

女人惨绝人寰。那么其来历如何？咋的惨死雪地？

这妇女姓黄，八年前嫁给张宝生。

张宝生父亲张贝，母亲胡氏。宝生出世时，正值水灾风灾，良田冲毁，山场荒芜，当地更是瘟疫盛行。

阴森森的深夜，传来了凄惨惨的哀鸣。张宝生躺在床上为世事忧虑，其妻为家事发愁。这时，张宝生惊起细听了一会，转头告于妻道：“她娘，这大清的天下，我们福建连年灾荒，其他各省各州县风调雨顺，年成大丰熟。皇上见天下太平，把我们‘福建荒’误听为‘勿见荒’，因此得不到朝廷重视。近些年莆田县连年灾荒得不到救济，今年又瘟疫蔓延，死人接连发生，今晚村里又死了人了。我看我们还是赶快逃到深山，结草芦作房，才能保留性命。否则再留在村里必定会死于瘟疫……”

次日，夫妻俩依依地离别了村庄，告别了多年相依相伴的老屋，一个挑担，一个抱孩，一路望高山前行。爬上了一条几百米的山岭，穿过了层层森林，在一处都是茅草山的平坦山地，他们歇下来搭草棚，砌、垒土灶，过着原始人一般的生活。时值5月，正是垦植时间，他们除了担上去的一些粮食以外，抓紧时间采摘和垦植。再说这儿原是张贝砍柴时所熟悉的地方。就这样，他们一家三人延续了可怜兮兮的生命。

光阴如逝，一晃十年。夫妇俩历尽艰难地劳作，抚养张

宝生。儿子渐渐长大的日子，却是夫妇俩日瘦月削的来临：12岁丧父，15岁死母。

根据母亲临终的吩咐，第二年新王登基后，张宝生打听祖籍老家的情况。18岁那年，张宝生回到故里村庄。

原先村内因瘟疫遍地，村民死的死，逃的逃，整个村庄无一人留居。村里空落落的几户人家，也是近两年移居而来的。张宝生住下来，垦土种粮，年到三十，才娶黄氏为妻。结婚三年，生了一子，取名一飞。夫妻俩欢欢喜喜地如获至宝。

儿子五岁了。一日早晨，天空呈碧，春光明媚。吃罢早饭，张宝生逗了一会天真活泼的儿子，喜欣欣地告诉妻子：“她娘，今日我去砍担干柴，挑去卖了，给儿子买点喜欢的。”

这时妻子刚理好了灶头，一下子抱起扑过来的儿子，撒娇地说：“真是上孝下悌！”转脸又对收拾柴具的丈夫说：“要早点回来，我们娘儿俩要等你回来吃中饭！”

中午已过，还不见张宝生回来。这可把黄氏望断秋水。再过了一会，忽然传来噩耗：张宝生从数十丈悬崖跌落，当场不省人事。黄氏惊闻，急差二人同往探视。见张宝生血流如注，血肉模糊，摇不动，叫不应，已溘然与世长辞，便恸哭声声，泪珠串串……

两代人的泪水，两代人的命！

张宝生进了阴间地府，张家寡妇孤儿，哪能谋生？黄氏只得带着孤儿离乡背井，沿门求乞，今日有食今日混，明日无汤泪涟涟。

光阴闪，时间迫。不觉张一飞已经七岁，长得虎生生的身强体壮，举臂投足，迥异平常。寒冬一日，母子俩沿途求乞，到了莆田九连山之南，夜宿一凉亭之中，黄氏突然身患

重病，打寒发热。在这路亭里过了几夜，病势每况愈下，加之粮绝被薄，稻草不多，天又纷纷扬扬地下起雪，便要挣扎前行，指望到前面村落歇脚，能躲得一命，不料未到村庄，自身先亡。

这时，张一飞伏在母尸上呼天喊地，恸哭悲伤不止。一个七岁的孩子，眼前是母亲的尸体，周围是白茫茫的雪，叫他咋办？

正在此时，一个方丈至善禅师路过这里，见此情景，低头合掌当胸道：“阿弥陀佛！”

天无绝人之路，人无硬肠之心。禅师顿起恻隐之情，又见张一飞长得不坏，立即把他带走，并差人择地安葬了黄氏。

这禅师，原是南少林寺的。他见这张一飞孤单一身，无家可归而殊属可怜，就收为徒弟，进寺削发受戒。从此以后，张一飞白天做个守门的童僧，晚上同众僧一起练习武功。

光阴荏苒。张一飞在少林练功，转眼已十二载了。这时，他已经长得身高八尺，头如方斗，腰大一围，臂粗如棍。他已经深得少林武术之玄奥，刀枪剑戟，件件娴熟。他力大无比，挥洒自如地使用一柄铁制 120 斤的铁耙，一耙筑去，一株大树被连根筑翻在地。

这张一飞体健又肯干，使至善禅师愈加喜爱和重用，每每上街买菜，便托付于他。

一次，他上街将近一酒馆旁，目睹一个长得虎生生的未到 30 岁男人伴着两个艳丽女在吃酒夹肉。一个约 10 多岁的乞丐向他们讨乞。

“给我一点吧，我肚子饿！”孩童的声音低低的，可怜兮兮的。

“别打搅我们，快走。”男人说罢，依旧和两个女人说得眉飞色舞。

“给我一点吧！”孩童又哀求。

那男人说得兴头，突然一声喉咙发响，把唾液吐在穷童的身上。

“你不给我吃的，还吐我，你无理。”穷童愤愤地说。

“我没欠你，咋的赖着不走？”男人高声起来。

“我爹妈都病了，没吃……”穷童嘀咕着，显出了一副可怜相。

“嘻嘻，嘻嘻！”那两个红指甲红嘴唇的艳丽女人睨眼嘻笑。

“妈的，妈的……”穷童轻轻地骂着。

这时，那男汉子虎虎地站了起来，用那右手的食指戳着穷童的脑袋，叱道：“你妈的，给我滚！”

少年呜呜地哭。

那两个女人笑得更为放肆。

“你们怎么这样对待这个少年？”张一飞睁大眼睛插了一句。

“嘿，你这个不知底里的和尚，这闲事你管得着？”那汉子凶声凶气地嚷着。

“嘿，这闲事我要管！”张一飞的双眼扫了他们一眼。

“你不管也罢，你要管，我要给这小子加码。”他向这穷童扇了两巴掌，顿时，少年大哭不止。

张一飞看得恼火，把肩上的空担子往地上一放，向那汉子飞起一脚。那汉子冷不防地被踢，接连后退数步，几乎翻仰在地。立定后，奔过来向张一飞冲拳猛击，却被张一飞双

掌一推，“噗”的一声摔倒在地。一个艳女吓得面如土色，目瞪口呆，而另一个看到这突如其来的事态显出了惊讶状，却又立即弹了弹双眸，急中生智地拉开了嘴巴，迎向张一飞怪声怪调地道：“噢，禅师，都怪我不好，嘴巴嘻嘻一笑，那少年一骂，就惹出祸来了——这么件小事，何必动肝火！”说罢，她立即从怀里摸出几个铜子，送给那小童道：“喂，小孩子，这铜板，不会比残羹冷饭差吧！”小童赌气，摇动身子，她却塞给了他，穷童走了。

张一飞见那汉子已爬起准备再打。那艳女紧紧道：“李凯不要再无礼！”转而笑对张一飞道：“师傅息怒！俗话说，不打不相识，打打成亲戚，大家坐下，有话好说。”张一飞听罢这些娇滴滴的言语，看罢眼前这副娇艳而楚楚动人的容貌，他的硬心肠也就很快地软化，连魂魄也似乎飘荡了起来。他放松了手，收起了步。那艳丽女又向李凯撒了撒嘴巴挤了挤眼，李凯随即拱手行礼道：“多谢兄长指教，小弟无礼，请坐息怒！”

这时张一飞虽然消去了怒气，但还是直直地站着，依然不动。

李凯说句“请”，艳女一下拉，张一飞像软了骨头一般地侧坐一旁了。

“禅师，请坐端正些，吃点喝点吧！”艳女道。

“不，我不能吃不能喝，这是师训。”一飞道。

“何必呢，今日有酒今日醉。来，我敬你一杯，也好陪个礼。”李凯说。

“是呀是呀，禅师，俗话说，人生在世，吃喝两事。你何必着苦？什么师训不师训的，总是人呀。是人，就有七情六欲的……”艳丽女人说了一大串话。

“大家都喝，你也陪着尝尝味吧！”未开口的那个女人也插话了。

厨房里又端出一盘香喷喷的菜。香味浸进了大家的心脾。张一飞觉得从来未闻到过这样扑鼻的香味而欲罢不能。一阵紧锣密鼓般的劝吃之后，四个人先夹了菜，然后又端起了杯子……

佳味的荤菜，油香的鱼肉，浓烈的家酒，到了肚子里，暖气就上来，话也多起来，刚才的怨气怒火，这下子烟消云散。张一飞那浑浑的脑子里，觉得他们几个人的话说得多么对：人生在世，吃喝两事，还有七情六欲……张一飞脑中暗暗地想着，嘴唇被口舌不住地舔着。然而，他也尽力地克制着自己少喝，以免醉后惹出祸事。

一阵吃喝之后，张一飞才去买菜。

从那以后，张一飞在人生的路途上发生了急转直下的变化，变得六根不净，生性暴戾，常常偷窃寺中财物，乘上街买菜之便，私上酒馆喝酒吃肉。每每吃喝，杯杯贪婪，次次酩酊大醉，有时颠颠撞撞，酒气熏人。

一日，张一飞因在酒馆吃喝得醉熏熏的，迟了回寺，大家的晚餐也被推迟了。寺僧不仅怀疑张一飞的所做所为，还闻到了他身上的酒气，加上寺中财物被窃的可疑迹象，便把疑点告诉至善大师。

静静的夜晚，至善大师把张一飞唤到跟前，严正地说：“张一飞，你明天不要上街买菜了！”

“师傅，你待我恩重如山，我张一飞一辈子也还不了欠你的债，为了报答你，我宁愿为你忙碌一辈子，为您，为大家多做事。”

“据说你常常上街喝酒，犯了师训、诫条。”

“师傅，那是这样的……”。张一飞把自己遇到乞丐小童的事说了一遍，接着跪地用手掌使劲地打了自己嘴巴，尔后说，“我保证今后再也不敢冒犯！”

“如果旧病复发呢？”

“那就任凭禅师处罚，甚至敲碎脑袋……”一套好好言语之后，至善禅师的心也就软下来了。

一段时间，张一飞真的不去酒馆吃肉喝酒。然时隔不久，他经受不了那香味的诱惑而旧病复发。他不但贪吃，还贪起色来。

春天百花芬香，色彩引人注目。在这山花烂漫的春光里，张一飞挑着箩筐，一路观赏山景山花，嘴里哼着自由曲，不伦不类地三步走四步跳。到了一座华丽的大院子外面，双眼向那院子望去，只见高楼上一个月貌花容的妙龄女郎亭亭玉立地站在楼柱旁。身上的红衣红裙随着微风飘动，那婀娜的身姿和姣好的面貌，还不时地浮现出惬意诱人的微笑——大概看到了明媚春光的佳景！张一飞见了，不觉三魂六魄出窍，神志恍惚地似乎眼前浮现了一副神奇的色彩。他那双贼眼，溜瞅了一阵后，如痴如呆地凝视着那姑娘面庞而纹丝不动。“唉……！”他思罢想罢，倏然间滴下了涎水，神魂似乎已经扑了过去。那女郎见了，立即回转绣房。这张一飞顿觉眼前丢失了最珍贵的宝贝而怅然若失，半晌方复知觉。好一会儿了，他才拖着沉重的步履，晃晃荡荡地上街买菜。

当夜，张一飞睡不着了。他躺在床上，竟把师训、诫条、武德抛到九霄云外，眼前仿佛周而复始地出现佳丽的那张面容。梦中，他好像老鹰捉小鸡般地张开双手扑了过去捧了起